

第二編下 中古哲學史（魏晉六朝唐）

第一章 魏晉及南北朝之儒學與經術總論

魏晉以來。經籍道息。而老釋並爭於域中。正始首倡玄風。清談名理。極盛於時。永嘉之後。迄於齊梁。則義學大興。有以奪柱下漆園之席矣。自魏及隋。四五百年。其間經術。雖有南學北學之分。國學講藝。不乏名師。要或牽於訓詁。或汨於玄尚。真能明儒家之義者甚少。隋志錄魏以下儒家。盈數十人。今其文多不存。僅傳玄所著傳子略具。王沈稱玄書存重儒教。足以塞楊墨之流遁。齊孫孟於往代。然玄家承名論。好言政體。其餘義時未純。至若裴頠之崇有。李充之學箴。王坦之之廢莊。固亦意存風教。而雜出刑名。雖託禮義以矯空無。終難附儒林之列矣。惟隋末王通。講學河汾。綜貫六藝。論其指要。卓爾不羣。參跡揚董。漢以後儒者之徒。斯人而已。今當於後別出一章述之。而先論魏晉南北朝經術之變遷於此。

前已論兩漢經術。有今古學之分。至於鄭玄而混合。玄囊括衆學。徒黨徧天下。如傳所記鄒慮等五人。鄭玄所記趙商十六人。皆其著者也。樂安孫叔然。亦鄭氏弟子。爲魏世大儒。始作反語。王肅作聖證論。以譏玄。叔然駁而釋之。又蜀先主劉備。嘗與康成周旋。蜀志裴維傳稱其好鄭氏學。則鄭氏學曾遠及蜀中也。此外治經術而不盡與鄭同者。吳有荀爽、虞翻、魚豢、魏略。以董遇、賈洪、邯鄲淳、薛夏、隗禧、蘇林、樂詳七人爲儒宗。然王肅尤多著書。有名於時。

魏志王肅傳曰。初肅善賈馬之學。而不好鄭氏。采會同異。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。按肅父朗。師楊賜。楊氏世傳歐陽尙書。洪亮吉傳經表。以王肅爲伏生十七傳弟子。是肅嘗習今文。而又治賈馬古文學。故其駁鄭。或以今文說駁鄭之古文。或以古文說駁鄭之今文。鄭君雜糅今古。肅之攻鄭。不知分別家法。各還其舊。而其雜糅抑又甚焉。故漢師治經專門之法。一亂於鄭君。再亂於王肅。此近來漢學家之所論也。說者又謂肅僞造孔安國尙書傳。論語注。孝經注。孔子家語。孔叢子五書。以自證明其說。凡郊廟禮制。兩漢今古文家所聚訟不決者。盡記於孔子之言。以爲定論。此後又有王鄭之異同。卽孫炎馬昭等主鄭攻王。孔晁孫毓等申王駁鄭是也。

當時王鄭之爭方盛。而王弼何晏。又倡老莊玄學。晏爲論語集解。不盡用鄭義。而王弼易注。盡掃象數。雖亦用費易說解不同。晉世王肅與輔嗣之書大行。而杜預撰左氏集解。異於賈服。自出新例。范甯穀梁集解。雖存舊說。不主一家。且其序兼詆三傳。郭璞爾雅注。亦小學專書。然沒前人說解之名。余蕭客謂爲攘善無恥。此見魏晉人注經。好爲臆解創說。準以漢人著述體例。大有逕庭。古來經師家法。至是破壞幾盡矣。及北魏起於河朔。并劉石等十六國。與南朝對立。而其間說經者。亦遂有南學北學之分。至於隋唐而後合一。蓋南北學派源流風尚。頗有不同。北史儒林傳論之曰。南人約簡。得其英華。北學深蕪。窮其枝葉。又曰。江左周

易則王輔嗣。尙書則孔安國。左傳則杜元凱。河洛左傳則服子慎。尙書周易則鄭康成。詩則並主於毛公。禮則同遵於鄭氏。又云。漢世鄭玄並爲衆經註解。服虔何休。各有所說。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。虔左氏春秋。休公羊傳。大行於河北。此南北學派所宗。注義異同之大略也。南史儒林傳序曰。宋齊國學。時或開置。而勸課未博。建之不能十年。蓋取文具而已。是時鄉里莫或開館。公卿罕通經術。朝廷大儒。獨學而弗肯養衆。後生孤陋。擁經而無所講習。至梁武創業。深愍其弊。天監四年。乃詔開五館。建立國學。總以五經教授。置五經博士各一人。於是以平原明山賓。吳郡陸璣。吳興沈峻。建平嚴植之。會稽賀瑒。補博士。各主一館。館有數百生。給其餼廩。其射策通明經者。卽除爲吏。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。又選學生。遣就會稽雲門山。受業於廬江何胤。分遣博士祭酒。到州郡立學。七年。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。始就學受業。武帝親屈輿。駕釋奠於先師先聖。申之以讌語。勞之以束帛。濟濟焉。洋洋焉。大道之行也。如是。及陳武創業。時經喪亂。敦獎未遑。稍置學官。成業蓋寡。案南朝以文學自矜。而不重經術。宋齊及陳。皆無足觀。惟梁武起自諸生。知崇經術。崔嚴之徒。前後並見升寵。學者靡然向風。然晚好釋氏。遂疎儒業。是以南學未得大昌也。

北史儒林傳序曰。魏道武初定中原。始建都邑。便以經術爲先。立太學。置五經博士。生員千有餘人。天興二年春。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。明元時。改國子爲中書學。立教授博士。太

武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。後徵盧玄高允等。而令州郡各舉才學。於是人多砥尚儒術。天安初詔立鄉學。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。建明堂辟雍。尊三老五更。又開皇子之學。及遷都洛邑。詔立國子太學。四門小學。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。宣武時復詔營國學。樹小學於四門。大選儒生。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。雖龔宇未立。而經術彌顯。時天下承平。學業大盛。燕齊趙魏之間。橫經著錄。不可勝數。大者千餘人。小者猶數百。周文受命。雅重經典。明皇纂曆。敦尚學藝。內有崇文之觀。外重成均之職。徵沈重於南荆。待熊安生以殊禮。是以天下慕嚮。文教遠覃。案北朝諸君。惟魏孝文周武帝能一變舊風。尊崇儒術。考其實效。雖未必優於蕭梁。而北人俗尚淳樸。未染清言浮華之風。故能專宗服鄭。不爲僞孔王杜所惑。說者所以謂北學純正。勝於南學也。焦循曰。正始以後。人尚清談。迄晉南渡。經學盛於北方。大江以南。自宋及齊。遂不能爲儒林立傳。梁天監中。漸尚儒風。於是梁書有儒林傳。陳書嗣之。仍梁所遺也。魏儒學最隆。歷北齊周隋。以至唐武德貞觀。流風不絕。故魏書儒林傳爲盛。南朝說經之書。惟皇侃論語義疏見存。其餘經師遺說。則雜見唐宋疏家所引而已。要至隋而南北學有統一之機。隋書經籍志。於易之梁陳鄭玄王弼二註。列於國學。齊代惟傳鄭義。至隋王註盛行。鄭學浸微。於書云。梁陳所講。有孔鄭二家。齊代唯傳鄭義。至隋孔鄭並行。而鄭氏甚微。於春秋云。左氏唯傳服義。至隋杜氏盛行。服義浸微。是僞孔王杜之盛行。鄭服之

浸微。皆在隋時。故天下統一之後。經學亦統一。而北學從此幾絕矣。當時劉焯。劉炫。最號博通經術。然以北人而染南學之習。及唐時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。易注用王輔嗣。書用孔安國。左氏用杜預解。而鄭注易書。服注左氏。皆置不取。故唐以來。惟南學獨行焉。

第二章 晉世黃老刑名學之復興

在漢西京之初。黃老刑名之學。與儒術並行。武帝雖黜百家。而好之者未盡息也。光武中興以後。則異學罕有傳者。天下學術。一統於儒矣。漢之衰季。一時名士。與於黨錮之禍者。有君八俊。八顧。八及等號。其人率太學諸生所推戴。而被服儒業者也。於是郭泰。李膺。陳蕃之倫。爲之領袖。進退必守經義。本於禮教。故道德學術之純。一不雜。吾必以東漢爲最焉。建安之際。曹氏父子。頗集文辯之士。不尙經籍。魏正始間。王弼何晏。乃唱老莊之學。當世競慕其風。有四聰。八達之目。晏等雖及於禍。而遺說延及晉世。黃老刑名之學。至是中興。其略可得論也。

刑名之學。本出於黃老。故魏世言黃老者。每兼言刑名。其實皆道家之緒也。故今綜而論之。大抵王弼何晏爲虛無之宗。傅嘏鍾會爲才性之宗。裴頠崇有論。則又由刑名以非虛無派之流失。要並依於道家。而葛洪詳論神仙修養之法。鮑敬言樹政治無君之論。道家之學。至晉世大備矣。其派別約有五。

一、才性論 傅嘏鍾會爲宗。阮武劉劭爲輔。

二、虛無論 王弼何晏爲宗。竹林七賢爲輔。流而爲王衍樂廣之清談。

三、崇有論 裴頠著。崇有論。由名家以論無不離。有正虛無論之弊。

四、神仙論 葛洪抱朴子。綜古來之神仙說。述出世之修養法。

五、無君論 鮑敬言申上古之無君說。破世間之政治論。

今就以上五者。敘其大略如下。

一 才性論

傅嘏鍾會事。略見於三國志及裴松之注。與世說新語等書。嘏有清理識要。好論才性。原本精微。眇能及之。司隸校尉鍾會。年甚少。嘏以明智交會。王弼初亦先爲嘏所知。會弱冠與弼並知名。嘗論易無互體。才性同異。及會死後。於會家得書二十篇。名曰道論。而實刑名家也。其文似會。會又有四本論。亦名家。今不傳。四本者。言才性同。才性異。才性合。才性離也。尙書傳嘏論同。中書令李豐論異。會論合。屯騎校尉王廣論離。會初撰四本論畢。欲示嵇叔夜。置懷中。既定。畏其難不敢出。於戶外搖擲。便回走。叔夜好虛無之說。而輕名家。故會難之也。殷仲堪精覈玄論。人謂莫不研究。殷乃嘆曰。使我解四本。談不翅爾。則晉以來多重之矣。傅子記傳嘏事曰。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。鄧颺好變通。合徒黨。鬻聲名於閭閻。而夏侯

玄以貴臣子。少有重名。爲之宗主。求交於嘏而不納也。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。然猶怪之。謂嘏曰。夏侯泰初一時之傑。虛心交子。合則好成。不合則怨至。二賢不睦。非國之利。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。嘏答之曰。泰初志大。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。何平叔言遠而情近。好辯而無誠。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。鄧玄茂有爲而無終。外要名利。內無關鑰。貴同惡異。多言而妬前。多言多讐。妬前無親。以吾觀此三人者。皆敗德也。遠之猶恐禍及。況昵之乎。裴松之嘗嘗嘏拒夏侯玄而交鍾會。然就其學考之。嘏雖與泰初平叔並好老莊。而會實近於名家。故嘏交之與。是時陳留阮武亦謂才性。嘗謂杜恕曰。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。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。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。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。今向閑暇。可試潛思成一家言。武遂著體論八篇。又著興性論一篇。蓋興於爲己也。今鍾會阮武之書並不傳。惟傳劉劭人物志。亦在名家。論才性甚精審。劭字孔才。邯鄲人。蓋與鍾會諸人同時。三國志云。劭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。法論不傳。人物志祇十二篇。一九徵。二體別。三流業。四材理。五材能。六利害。七接識。八英雄。九八觀。十七繆。十一效難。十二釋爭。蓋推性情之原。以察人之材。能心尙不同。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知所以任之。劭嘗奉詔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以綜核名實。甄別人物。因本此意著書。故隋唐志均入名家也。其九徵曰。蓋人物之本。出乎情性。情性之理甚微而玄。非聖人之察。其孰能究之哉。凡有血氣者莫

不含元一以爲質。稟陰陽以立性。體五行而著形。苟有形質。猶可卽而求之。凡人之質量。中和最貴矣。中和之質。必平淡無味。故能調成五材。變化應節。是故觀人察質。必先察其平淡。而後求其聰明。聰明者陰陽之精。陰陽清和。則中叡外明。聖人淳耀。能兼二美。知微知章。自非聖人。莫能兩遂。故明白之士。達動之機。而暗於玄慮。玄慮之人。識靜之原。而困於速捷。猶火日外照。不能內見。金水內暎。不能外光。二者之義。蓋陰陽之別也。若量其材質。稽諸五物。五物之徵。亦各著於厥體矣。其在體也。木骨。金筋。火氣。土肌。水血。五物之象也。五物之實。各有所濟。是故骨植而弱者。謂之宏毅。宏毅也者。仁之質也。氣清而朗者。謂之文理。文理也者。禮之本也。體端而實者。謂之貞固。貞固也者。信之基也。筋勁而精者。謂之勇敢。勇敢也者。義之決也。色平而暢者。謂之通微。通微也者。智之原也。五質恆性。故謂之五常矣。五常之別。列爲五德。是故溫直而擾毅。木之德也。剛塞而宏毅。金之德也。愿恭而理敬。水之德也。寬栗而柔立。土之德也。簡暢而明矜。火之德也。雖體變無窮。猶依乎五質。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。著乎形容。見乎聲色。發乎情味。各如其象。故心質亮直。其儀勁固。心質休決。其儀進猛。心質平理。其儀安閑。夫儀動成容。各有態度。直容之動。矯矯行行。休容之動。業業踟踟。德容之動。顒顒卬卬。夫容之動作。發乎心氣。心氣之徵。則聲變是也。夫氣合成聲。聲應律呂。有和平之聲。有清暢之聲。有回衍之聲。夫聲暢於氣。則實存貌。

色。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。誠勇必有矜奮之色。誠智必有明達之色。夫色見於貌。所謂徵神。徵神見貌。則情發於目。故仁目之精。愬然以端。勇膽之精。曄然以彊。然皆偏至之材。以勝體爲質者也。故勝質不精。則其事不遂。是故直而不柔。則木。勁而不精。則力。固而不端。則愚。氣而不清。則越。暢而不平。則蕩。是故中庸之質。異於此類。五常既備。包以澹味。五質內充。五精外章。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。故曰物生有形。形有神精。能知精神。則窮理盡性之所盡。九質之徵也。然則平陂之質。在於神。明暗之實。在於精。勇怯之勢。在於筋。強弱之植。在於骨。躁靜之決。在於氣。慘懌之情。在於色。衰正之形。在於儀。態度之動。在於容。緩急之狀。在於言。其爲人也。質素平澹。中叡外朗。筋勁植固。聲清色懌。儀正容直。則九徵皆至。則純粹之德也。九徵有違。則偏雜之材也。三度不同。其德異稱。故偏至之材。以材自名。兼德之人。更爲美號。是故兼德而至。謂之中庸。中庸也者。聖人之目也。具體而微。謂之德行。德行也者。大雅之稱也。一至謂之偏材。偏材小雅之質也。一微謂之依似。依似亂德之類也。一至一微。謂之間雜。間雜無恆之人也。無恆依似。皆風人末流。末流之質。不可勝論。是以略而不概也。

人物志雖專論觀人之法。卽當時人倫風鑒之術。然推陰陽形神立論。亦可由以致於窮理盡性之極功。而哲人之所有事也。魏晉名家之書。流傳絕少。故著其一篇。隋志人物志。下注

梁有姚信士緯及姚氏新書。並以爲亡。信仕於吳。其書宜與人物志相近。佚文散見諸類書者猶十餘條。亦尊老莊而論性情。又齊顧歡之名論。史以爲鍾會四本之流。均不可見矣。

二 虛無論

晉書王衍傳曰。正始中。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。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。無也者。開物成務。無往不存者也。陰陽恃以化生。萬物恃以成形。賢者恃以成德。不肖恃以免身。故無之爲用。無爵而貴矣。衍甚重之。惟裴頠以爲非。著論以譏之。而衍處之自若。然則何晏王弼固持道家之虛無者。而王樂清談一派之所宗也。魏志曹爽傳曰。南陽何晏。鄧颺。李勝。沛國丁謐。東平畢軌。咸有聲名。進趣於時。明帝以其浮華。皆抑黜之。及爽秉政。乃復進敘。任爲腹心。又曰。晏何進孫也。少以才秀知名。好老莊言。作道德論。注引魏氏春秋曰。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。司馬景王亦預焉。晏嘗曰。唯深也。故能通天下之志。夏侯泰初是也。唯幾也。故能成天下之務。司馬子元是也。惟神也不疾而速。不行而至。吾聞其語。未見其人。蓋欲以神況諸已也。何劭王弼傳曰。弼與鍾會善。會論議以校練爲家。然每服弼之高致。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。其論甚精。鍾會等述之。弼與不同。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。同於人者五情也。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。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。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。今以其無累。便謂不復應物。失之多矣。弼年少。初爲傳嘏所知。何晏尤奇之。

曰。後生可畏。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。注周易老子。往往有高麗之言。年二十四早卒。今就弼老子注中言虛無之妙者。掇其一二於下。

凡有皆始於無。故未形無名之時。則爲萬物之始。及其有形有名之時。則長之育之亭之。毒之爲其母也。言道以無形無名。始成萬物。以始以成。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。章註一

天地任自然。無爲無造。萬物自相治理。故不仁也。仁者必造立施化。有恩有爲。造立施化。章註

則物失其真。有恩有爲。則物不具存。物不具存。則不足以備載矣。章註五

穀所以能統三十輻者。無也。以其無能受物之故。故能以實統衆也。章註十一

德者得也。常得而無喪。利而無害。故以德爲名焉。何以得德。由乎道也。何以盡德。以無爲

用。以無爲用。則莫不載也。故物無焉。則無物不經。有焉。則不足以免其生。是以天地雖廣。

以無爲心。聖王雖大。以虛爲主。故曰。以復而視。則天地之心見。至日而思之。則先王之至

覲也。故滅其私而無其身。則四海莫不瞻。遠近莫不至。殊其己而有其心。則一體不能自

全。肌骨不能相容。是以上德之人。唯道是用。不德其德。無執無用。故能有德。而無不爲。不

求而得。不爲而成。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。下德求而得之。爲而成之。則立善以治物。故德

名有焉。求而得之。必有失焉。爲而成之。必有敗焉。善名生。則有不善應焉。故下德爲之而

有以爲也。無以爲者。無所徧爲也。凡不能無爲而爲之者。皆下德也。仁義禮節是也。章註三十八

世說新語曰。王輔嗣弱冠詣裴徽。徽問曰。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。聖人莫肯致言。而老子申之無已何耶。弼曰。聖人體無。無又不可以訓。故言必及有。老莊未免於有。恆訓其所不足。其說甚精。何晏初注老子。見輔嗣注而大伏。遂自刪其說爲道德論二篇。虛無之說雖倡於何王。至竹林七賢。互相標題。其流始廣。大抵陋儒崇老。蔑棄禮法。七賢者。山濤。阮籍。嵇康。向秀。劉伶。阮咸。王戎。七人也。嵇康好老莊。常修養性服食之事。嘗著養生論。聲無哀樂論。均有玄理。又論君子無私。以標貴無之旨。其辭曰。

夫稱君子者。心不措乎是非。而行不違乎道者也。何以言之。夫氣靜神虛者。心不存於矜尚。體亮心達者。情不繫於所欲。矜尚不存乎心。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。情不繫於所欲。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。物情順通。故大道無違。越名任心。故是非無措也。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。以通物爲美。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。以違道爲闕。何者。匿情矜吝。小人之至惡。虛心無措。君子之篤行也。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。吾又何患。無以生爲貴者。是賢於貴生也。由斯而言。夫至人之用心。固不存有措矣。(下略)

康以輕鍾會。會譖而害之。阮籍亦著達莊論。敘無爲之貴。向秀爲莊子注。於舊注外爲解義。妙析奇致。大暢玄風。今傳郭象莊子注。卽是全取秀作。象但自注秋水至樂二篇而已。王戎從弟衍。與南陽樂廣。俱宅心事外。名重於時。故七賢之後。天下言風流者。以王樂爲稱首焉。

皆好作清言。以析名理。而廣詞尤簡約。衛玠總角時。嘗問廣夢。廣曰。是想。玠曰。神形所不接。而夢豈是想耶。廣曰。因也。玠思之。經月不得。遂以成疾。廣聞。故命駕爲剖析之。玠病卽愈。然自是士風。耽尙虛無。如王澄。胡毋輔之等。皆任放爲達。或至裸體。論者歸罪於王何。作俑其後。范寧作論。至以王何之罪。浮於桀紂。謂其叨海內之浮譽。資膏粱之傲誕。畫魑魅以爲巧。扇無檢以爲俗。自喪之釁小。迷衆之愆大。遂令仁義幽淪。儒雅蒙塵。禮壞樂崩。中原傾覆。蓋自其流弊而追過之也。

三 崇有論

晉書裴頠傳曰。頠字逸民。弘雅有遠識。博學稽古。自少知名。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。頠若武庫五兵縱橫。一時之傑也。頠深患時俗放蕩。不尊儒術。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。口談浮虛。不遵禮法。尸祿耽寵。仕不事事。至王衍之徒。聲譽太盛。位高勢重。不以物務自嬰。遂相倣效。風教陵遲。乃著崇有之論。以釋其蔽。王衍之徒。攻難交至。並莫能屈。又著辯才。辯釋古今精義。未成而爲趙王倫所殺。年三十四。崇有論曰。

夫總混羣本。宗極之道也。方以族異。庶類之品也。形象著分。有生之體也。化感錯綜。理迹之原也。夫品而爲族。則所稟者偏。偏無自足。故憑乎外資。是以生而可尋。所謂理也。理之所體。所謂有也。有之所須。所謂資也。資有攸合。所謂宜也。擇乎厥宜。所謂情也。識智旣授。

雖出處異業。默語殊塗。所以寶生存宜。其情一也。衆理並而無害。故貴賤形焉。失得由乎所接。故吉凶兆焉。是以賢人君子。知欲不可絕。而交物有會。觀乎往復。稽中定務。惟夫用天之道。分地之利。躬其力任。勞而後饗。居以仁順。守以恭儉。率以忠信。行以敬讓。志無盈求。事無過用。乃可濟乎。故大建厥極。綏理羣生。訓物垂範。於是乎在。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。若乃淫抗陵肆。則危害萌矣。故欲衍則速患。情佚則怨博。擅恣則興攻。專利則延寇。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。悠悠之徒。駭乎若茲之豐。而尋艱爭所緣。察夫偏質有弊。而覩簡損之善。遂闡貴無之議。而建賤有之論。賤有則必外形。外形則必遺制。遺制則必忽防。忽防則必忘禮。禮制弗存。則無以爲政矣。衆之從上。猶水之居器也。故兆庶之情。信於所習。習則心服其業。業服則謂之理然。是以君人必慎所教。班其政刑。一切之務。分宅百姓。各授四職。能令稟命之者。不肅而安。忽然忘異。莫有遷志。況於據在三之尊。懷所隆之情。敦以爲訓者哉。斯乃昏明所階。不可不審。夫盈欲可損。而未可絕有也。過用可節。而未可謂無貴也。蓋有講言之具者。深列有形之故。盛稱空無之美。形器之故有徵。空無之義難檢。辨巧之文可悅。似象之言足惑。衆聽眩焉。溺其成說。雖頗有異此心者。辭不獲濟。屈於所狎。因卑虛無之理。誠不可。蓋唱而有和。多往弗反。遂薄綜世之務。賤功烈之用。高浮游之業。經實謂之賢。人情所殉。篤夫名利。於是文者衍其辭。訥者讚其旨。染其衆也。是以立言

藉其虛無。謂之玄妙。處官不親所司。謂之雅遠。奉身散其廉操。謂之曠達。故砥礪之風。彌以陵遲。放者因斯。或悖吉凶之禮。而忽容止之表。瀆棄長幼之序。混漫貴賤之級。其甚者至於裸裎。言笑忘宜。以不惜爲弘。士行又虧矣。老子既著五千之文。表摭穢雜之弊。甄舉靜一之義。有以令人釋然自夷。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。而靜一守本。無虛無之謂也。損艮之屬。蓋君子之一道。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。觀老子之書。雖博有所經。而云有生於無。以虛爲主。偏立一家之辭。豈有以而然哉。人之既生。以保生爲全。全之所階。以順感爲務。若味近以虧業。則沈溺之釁興。懷末以忘本。則天理之真滅。故動之所交。存亡之會也。夫有非有。於無非無。於有非有。是以申縱播之累。而著貴無之文。將以絕所非之盈謬。存大善之中節。收流遁於既過。反澄正於曾懷。宜其以無爲辭。而旨在全有。故其辭曰。以爲文不足。若斯則是所寄之塗。一方之言也。若謂至理。信以無爲宗。則偏而害當矣。先賢達識。以非所滯。示之深論。惟班固著難。未足折其情。孫卿揚雄。大體抑之。猶偏有所許。而虛無之言。日以廣衍。衆家扇起。各列其說。上及造化。下被萬事。莫不貴無。所存僉同。情以衆固。乃號凡有之理。皆義之卑者。薄而鄙焉。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。遂易門肆。頗用矍然。身其所懷。而攻者盈集。或以爲一時口言。有客幸過。咸見命著文。擿列虛無不允之徵。若未能每事釋正。則無家之義。弗可奪也。頗退而思之。雖君子宅情。無求於顯。及

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。然去聖久遠。異同紛糾。苟少有彷彿。所以崇濟先典。扶明大業。有益於時。則惟患言之不能。焉得靜默。及未舉一隅。略示所存而已哉。夫至無者無以能生。故始生者自生也。自生而必體有。則有遺而生虧矣。生以有爲己分。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。故養既化之有。非無用之所能全也。理既有之衆。非無爲之所能循也。心非事也。而制事必由於心。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。謂心爲無也。匠非器也。而制器必須於匠。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。謂匠非有也。是以欲收重泉之鱗。非偃息之所能獲也。隕高墉之禽。非靜拱之所能捷也。審投弦餌之用。非無知之所能覽也。由此而觀。濟有者皆有也。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。

此篇謂老子以無爲辭。而旨在全有。又謂至無者無以能生。其言至辨。而歸於刑政。蓋刑名家言也。刑名家每抗無宗。如李充王坦之皆然。要同出於道家之意。一立無以極理。一立有以通事。故終至於相非耳。

四 神仙論

神仙之說。上古有之。至漢以來彌盛。蓋道家實際修養之人格也。惟古時書多不傳。或好爲隱語。如參同契之類。難可測知。又其秉術有殊。則是非相軋。惟晉世葛洪抱朴子。乃綜合自來神仙修養諸術。一一敘而論之。自恬澹守一。以至金丹服食符籙禁忌。無所不言。真神仙家之總